

板本研究

重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刊行時間與遞修等問題

郭明芳*

朱熹全集刊行，以宋刻本為最早，名曰《晦庵先生文集》，元代續有重刊行，名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元刻文集又遞經明代修補，然多作「宋刊元明遞修」，又其修補次數如何，亦未有所知。

嘗言學習古籍版本重目驗實踐。進入現代除目驗實踐外，文獻資料佐證亦不可少。蓋前者偏於主觀，後者則較為客觀。學術研究上只求論證得宜，問題得以解決，主觀或客觀無誰是誰非，過程中只有將證據作綜合判斷，依實際情形有所取捨，以取其中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的版刻時間判定與遞修情形則可為例說明。

近十餘年來上拍不少《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零本，其著錄或根據《國家古籍珍貴名錄圖錄》，作「宋咸淳年建安書院刊宋元明遞修本」。上拍本作宋刻或許可多賺幾文錢，然站在學術立場而言，如果真是宋刻自然沒問題，倘此書非宋刊則貽誤之大也。事實上，其版刻時間應非前者，根據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三部，皆著錄元刻或元刻明初修補本，宋刻之說是否應所修訂，應是在學術上有所討論，以還其真相。

臺北國圖所藏第一部，該館書號 10495 者較為完整，其情形如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一百冊，元刊本

版框高廣 20 x15.9 公分，左右雙欄，每半葉十行、十八字，註文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白口，記該葉字數，雙黑魚尾，上魚尾下記「朱文公集 卷之幾」，下魚尾下記葉數與刻工。首目錄，未見任何序跋。卷端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莛圃收藏、庚戌進士等印。此書為張莛圃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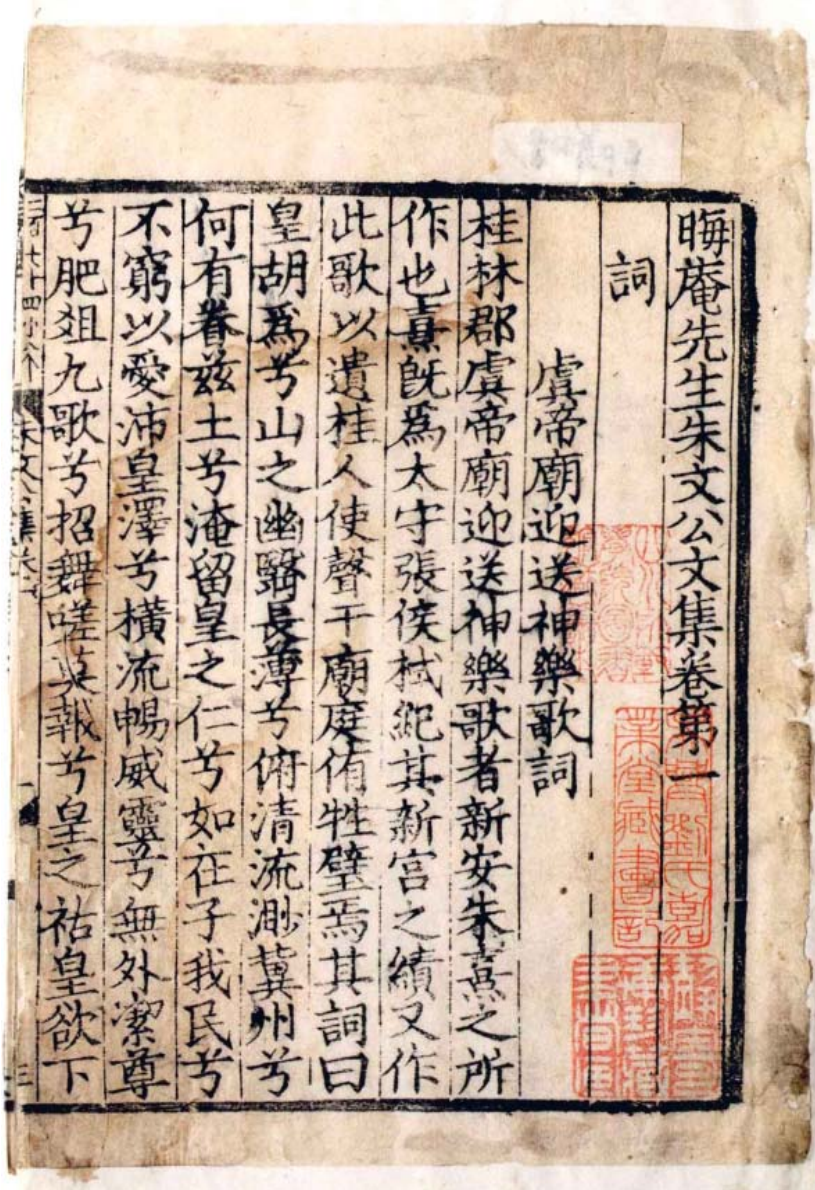
第二部書號 10496，一百六十冊，著錄元刊明代遞修本，此本除《文集》一百卷外，尚有《續集》十一卷、《外集》十卷。《續集》前有淳祐五年王遂序。版框高廣 19.9x15.8 公分，餘皆與上部相同。

第三部書號 10497，僅存卷六十二與九十二共二冊，著錄元刊本，版框高廣 20x15.9 公分，餘皆與上部相同。有遜齋老人沈曾植識，云：「宋刻建本《晦菴先生文集》，宣統壬戌得之滬上，共四冊，計每冊番銀七餅，於是不購舊板

*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三年矣。衰病寡歡，聊藉此以償夙願。粗校嘉靖本一過，目昏甚。五月廿六日，明為夏至，遜齋老人識。」

以上三種未見有牌記或序跋，又經後人鑑定皆作元刻或「元刊明初遞修本」。然在此之前，或作宋刻。而大陸所藏或仍循舊有紀錄作宋刻遞修本，如《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著錄四川師範大學所藏劉承幹舊藏（館藏存四十六卷）為「宋咸淳年建安書院刊宋元明遞修本」。



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書影

首先，就刻工來考察，筆者試將臺北國圖藏書號 10495 號前廿卷版心下緣著錄二字刻工姓名錄下，並據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列相同者為下表：

本書刻工	王書徵引所刻圖書
伯善	元刊十行本十三經注疏（頁 102）
君和	宋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頁 72）
仲明	元相臺岳氏荆溪家塾刊周易、宋刊單疏本春秋公羊傳、元刊禮書、元刊十行本十三經注疏、宋建刊重校資治通鑑、宋刊范文正公集等（頁 95）
子明	宋刊五代史記、咸淳本唐書、浙刊妙法蓮華經、陸宣公集、朱文公韓昌黎先生傳、誠齋集（頁 71） 元刊有大德信州路刊北史（頁 71）
平田	未著錄
德甫	元相臺岳氏荆溪家塾刊周禮注、元刊十行本十三經注疏（頁 93）
平山	宋杭州本說文解字、宋紹興淮南路轉運司史記集解（頁 42） 元刊六書統
君善	元刊十行本十三經注疏（頁 72）
秀甫	宋紹興湖北茶鹽司刊元補漢書、宋刊明印朱文公文集（頁 74） 元刊胡注資治通鑑
文卿	未著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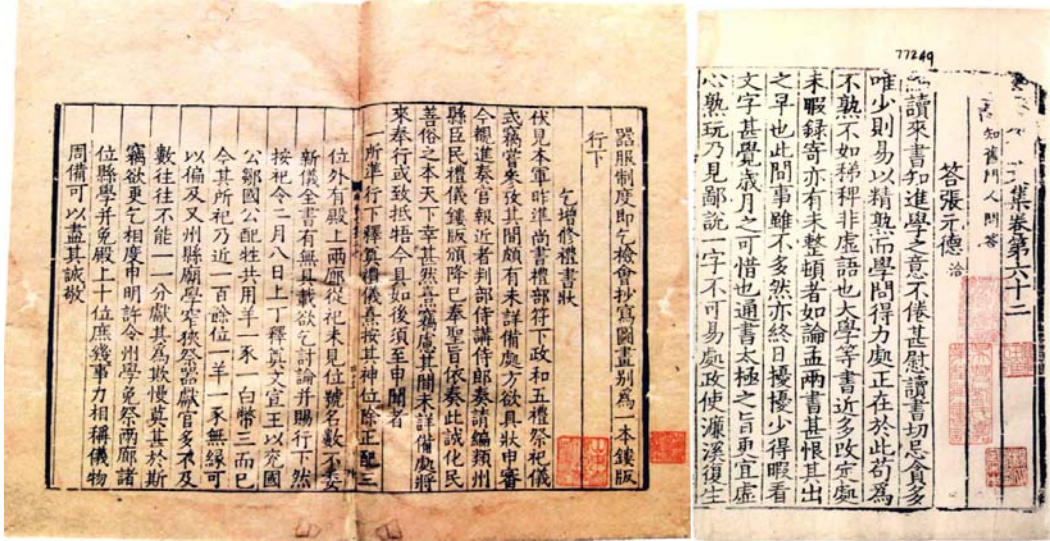
由以上看，「君和」僅有本書一例，可略過不論。「子明」刻書介於宋元間，且明顯區分兩區塊，二人或為同名或為同一人。一位刻工刻書精華時期從廿歲起到六十歲之間的四十年前後。子明橫跨宋末咸淳間（1265-1274）至元大德（1297-1307）間，其時間有 23-42 年間，可說在誤差範圍內。又「仲明」亦橫跨宋末元初，所刻相臺岳氏之書與十三經注疏與各家皆有重疊，亦可謂長壽刻手。至於「平山」、「秀甫」二人則屬二人同名，蓋紹興年間（1131-1162）至元初（1271-1296）差近百年之故。

再看此書版式亦不肖宋刻，且若為南宋建安書院（實是書坊）更不似之。

前人著錄宋刻多徵引陸心源《皕宋樓書志》之說，如葉德輝《書林清話》言「咸淳元年建甯府建安書院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續集》十卷《別集》十一卷，見《陸志》。」

《皕宋樓書志》卷八十五著錄前有小像自題、王遂序、徐幾識與黃鏞書，並云：「按，此宋刊明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卷中有張履祥印白文方印」（《續修四庫全書》，冊 929，頁 276-277）大陸著錄致誤或許多由於早年記錄又未能詳查所致。

而《朱文公文集》有宋刻，其版式為十行十九字，與此書十八字不同。此見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收山東省博藏本與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劉承幹舊藏本（今存三十六卷）。



山東省博藏本與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右）書影

一般多將此書著錄「遞修本」。何謂「遞修」，其與「修補」是否同義，若是同義，則為何又創出「遞修」一詞，反之，兩者區別又如何。筆者初步認知，凡稱「修補」，為一書書版初印後，經若干年歲書版漫渙，經後人再補刻使之清晰之謂。而「遞修」一詞，「遞」有傳遞，相連之意，遞修應有經後代不同時期修補舊版，或根據更舊之版，**新增內容之稱**。兩者不同處在於遞修有新增內容，這裡的新增內容應指未見原書內容，或者是原書內容漫渙，補修亦無補足，再經第三次（以上）據他本所補足者。而此書這可說符合遞修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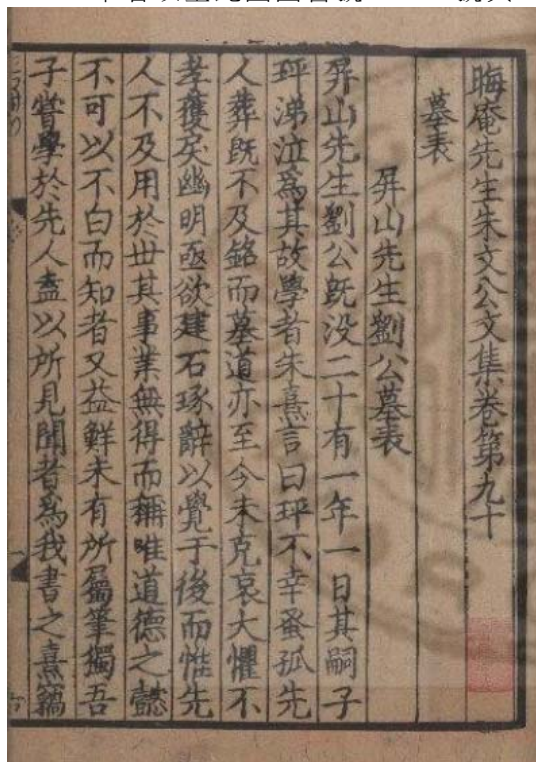
此書現今所存者應多屬遞修，初刊至今未見。而遞修中亦可見各自修補之跡。

最早的修補本應是臺北國圖所藏書號 10493 者，此書著錄「元刊本」，其字畫邊框極為清晰，其內容僅《全集》一百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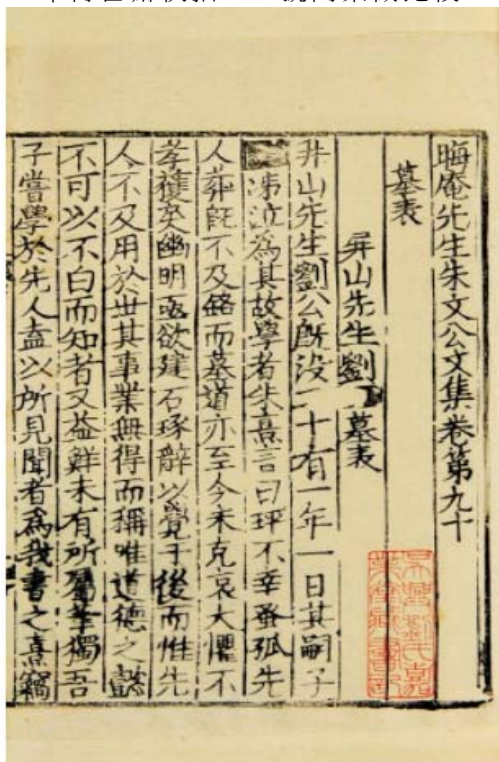
其第二次修補本則為劉承幹所藏本，此本亦僅《全集》一百卷，今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存約四十六卷，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著錄。又見若干次古籍拍賣，如上海博古齋 2017 年秋拍 449 號存卷九十，上海敬華

2017 年秋拍 1241 號存卷七十九，上海博古齋 2016 年春拍 1603 號存卷四十三、七十三、七十六至七十九、八十五、八十八至九十、九十四、九十六和九十八，共十四冊，上海工美 2012 年秋拍 831 號存卷九十九至一百與嘉德 2008 年秋拍 2648 號存卷六十六至六十七。

筆者以臺北國圖書號 10498 號與 2017 年博古齋秋拍 449 號同葉做比較，



臺北國圖 10495 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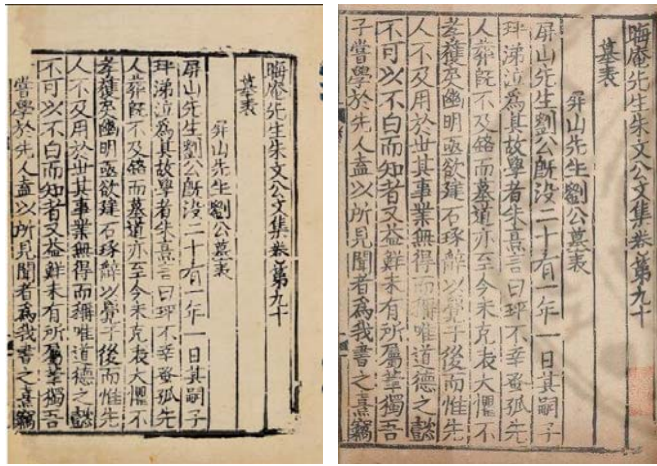


博古齋上拍本

兩本相較，博古齋上拍本與臺北國圖屬同版，但博古齋上拍本已見版框漫渙與挖補修改之跡，如第三行「劉公」之「公」字，第四行「屏山」之「屏」字改為「并」，第五行「珣」字改墨等。除此之外，版心上緣字數與刻工均已剷除。

第三次修補本則見於保利 2016 年秋拍 333 號。此次修版則將上述博古上拍本中「公」、「屏」、「珣」等字補足。而此次已增有《續集》、《外集》，可說是新增加材料，屬大規模增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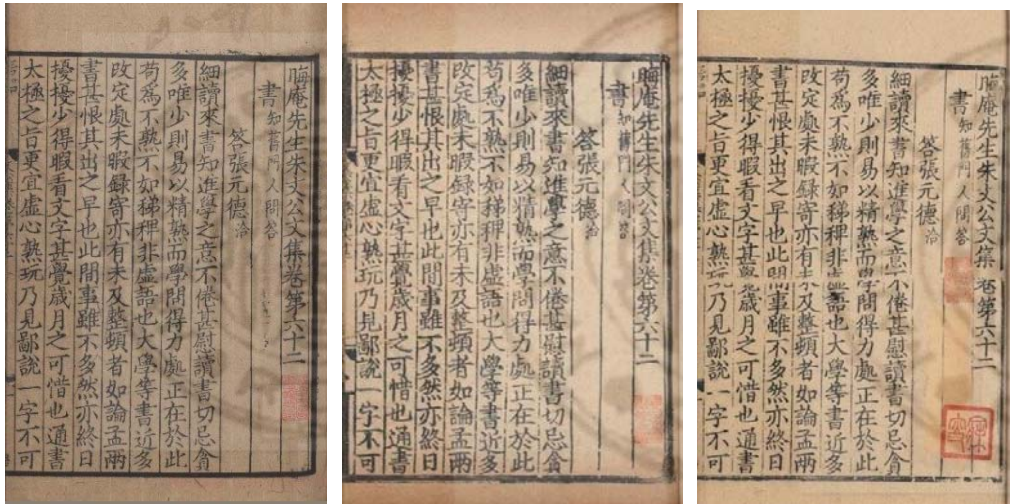
第四次修補則是臺北國圖所藏元刻明初修補本。此本同第三次修補，惟版框更加漫渙，版心下緣改小黑口。



保利上拍本

臺北國圖藏 10496 遞修本

另外，臺北國圖藏第三種，即存卷六十二與九十二者，應介於第一、二種之間，約與前述保利上拍本時間接近。又從此三者對比可知明時此葉已重刻。



台北國圖藏本，依次為 10495 元-10496 明遞修-10497 元書影

從以上可知，所謂遞修本與修補實有不同，蓋於原版而言不僅有修，而且又有新增，倘是單純修補舊本不宜稱遞修，宜稱補修。換句話說遞修是補修的擴大。

現就可得而知材料勾勒《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為元時所刊印，因此其版刻應是元刊。又此書歷經多次遞修，就現有資料看來，至少經歷大小修補四次之多，或剝改、增補漫渙處，或整版重刻，或據他本增補。對前人所說遞修亦有更深認識。而此書是否有第五次、第六次的遞修，筆者相信是有的，惟希望更多館藏能夠公開，當能進一步比對，當能對此書遞修情形能更加清楚。